

歷史小說

國王看不見的地方

一個失去權力的老將軍，如何把自由、友
誼、野心與怨氣種進土地

第一章 被拿走的軍服

1733 年春天，倫敦的雨下得很細。不是那種會讓人取消行程的大雨，只是不停地落，把窗外的磚牆、馬車頂篷和街口磨成同一種灰色。

理查·坦普爾（Richard Temple）把國王的信看了兩遍。

第二遍並沒有比較好。

信很短。他因公開反對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的貨物稅方案，被撤去軍團上校職務。這不是理查第一次因政治失去軍職。二十年前他也被拿走過一次，那時他還年輕，打過仗，手臂上有舊傷，覺得一個真正有用的人總有一天會被重新叫回去。

這一次，他已經五十多歲了。

安妮·哈爾西·坦普爾（Anne Halsey Temple）坐在壁爐旁看帳本。丈夫讀信時，她沒有抬頭。等了很久，才問：

「所以？」

理查把信遞給她。

安妮讀完，把紙折回原來的折痕。

「你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

「知道和真的發生，是兩回事。」

「你反對他，又希望他繼續讓你指揮國王的軍隊？」

理查看她一眼。

「妳現在站在誰那邊？」

「站在付帳的人這邊。」

他想發火，卻先笑了一聲。

這就是安妮。她出身釀酒商家族，嫁妝足以讓斯托的石匠、木匠和園丁忙很多年。她不反對丈夫談自由，也不反對丈夫討厭沃波爾；她只是固執地相信，任何政治理想只要真的落到土地上，最後一定會出現在帳本某一欄。

「二萬鎊。」她說。

「什麼？」

「我嫁給你時帶來的錢。你已經把其中很大一部分變成湖、牆、道路，還有一些看起來完全沒有用的神殿。我只是提醒你，我有資格問下一座要蓋什麼。」

理查把信拿回來，在指間晃了一下。

「也許下一座蓋給沃波爾。」

安妮抬眉。

「墓嗎？」

「不。那太直接。」

「謝天謝地。你終於學會英國政治了。」

理查把信丟進火裡。紙先捲起，王室印章最後才變黑。

那天晚上，他們照常去別人家吃飯。理查沒有提撤職。席間有人說到貨物稅，有人抱怨倫敦的煤太貴，有位夫人花了整整十分鐘談一個歌劇男高音的腿。理查喝酒、點頭、笑，做一個沒有失去任何東西的人該做的事。

回程馬車裡，他忽然說：「我要回斯托。」

安妮靠著車廂，閉著眼睛。

「我們本來就要回去。」

「不一樣。」

她睜開眼。

「哪裡不一樣？」

理查看著車窗外。雨水把街燈拉成一條一條的光。

「如果他們不想在倫敦聽我說話，我就換個地方。」

安妮沉默了一會。

「那你最好先想清楚，你是要說話，還是只想讓沃波爾生氣。」

「有差嗎？」

「差很多。前者可能留得久一點。」

幾天後，他們回到白金漢郡。

斯托並不是理查失意之後才突然出現的避難所。宅邸、湖和園地早已建了很多年。

查爾斯·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eman）把正式道路和水面往外推，約翰·范布勒（John Vanbrugh）

把亭閣放進視線裡。可是理查重新回來時，第一次覺得那些直線太直，那些花壇太懂事。

他開始沿湖散步。不是每天帶著建築師。有時只帶一名僕人，有時甚至自己走。他會在同一個轉角停很久，忽然叫人把一棵樹移掉；也會站在一段筆直道路前，像那條路冒犯了他。

有一次，一名修路工正在鏟碎石。理查停下來問：「如果把這條路彎掉呢？」

工人沒敢回答。

「我在問你。」

「先生，我只負責把路修平。」

「所以你最知道哪裡不該有路。」

工人看了看眼前那段筆直碎石，吞了一下口水。

「太直了。」

理查笑了。

「很好。終於有人敢說。」

晚餐時他把這件事告訴安妮。

「你今天最大的政治勝利，是逼一個修路工批評你的路？」

「至少他比下議院誠實。」

「他是怕你明天叫他重修。」

「我也許真的會。」

安妮把叉子放下。

「理查。」

「嗯？」

「你覺得你在逃跑嗎？」

他愣了一下。原本這是他準備問她的問題。

安妮說：「如果你回來只是每天罵沃波爾，那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把斯托變成一個別人不得不來、不得不談的地方，那就不是。」

理查看著她。

「妳總是把事情說得很貴。」

「因為通常真的很貴。」

幾週後，威廉·肯特（William Kent）來了。

肯特在義大利待過多年。他看過古代廢墟，也看過風景畫裡那些看似偶然、其實每一棵樹都被安排過的位置。理查喜歡他，因為肯特不急著把想法說清楚。

兩人攤開園圖。理查用手指點著一塊靠水的地。

「這裡不要一眼看完。」

肯特抬眼。

「你想藏什麼？」

「答案。」

肯特笑了一下。

從那天開始，斯托的政治不再只存在於飯桌。它慢慢往草坡、水面、樹叢和石頭裡走。理查還不知道最後會長成什麼樣。他只知道一件事：沃波爾拿走了他的軍服，卻沒有拿走他選擇在哪裡發言的權利。

第二章 星期六的人

斯托真正開始變得危險，不是在神殿蓋起來的時候，而是在年輕人開始一個接一個留下來過夜之後。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說話很快。
喬治·格倫維爾（George Grenville）比

較慢，卻比皮特更容易記仇。喬治·李特爾頓（George Lyttelton）常坐在兩人中間，像一個明知道朋友要吵起來卻懶得阻止的人。

他們後來被人戲稱為「科巴姆小將」。這名字聽起來像理查擁有一隊訓練有素的年輕政治兵。其實完全不是。

某個星期六晚餐，皮特和格倫維爾為海軍經費吵到魚都冷了。

「你根本不是反對花錢，」皮特說，「你只是想由你決定錢花在哪裡。」

格倫維爾把刀叉放下。

「這句話從你嘴裡說出來非常有勇氣。」

「為什麼？」

「因為你若有機會，會把整個國庫變成一篇演說。」

李特爾頓低頭喝酒，肩膀一直抖。

理查終於開口：「你們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以為自己已經準備好當首相。」

皮特立刻說：「我的問題不是準備好了沒有，是位置還沒有空出來。」

安妮坐在桌尾，沒有忍住。

「這話至少誠實。」

皮特轉向她，笑著舉杯。

「夫人，我一向尊重誠實。」

「不。你尊重別人的誠實。自己的那份你比較節省。」

整桌都笑了，連皮特也笑。

這些週末不是秘密會議，也不總在談國家。有人打牌，有人騎馬，有人抱怨床太硬；皮特曾因一雙靴子濕透而整晚脾氣很差，隔天卻照樣站在湖邊用最宏大的語氣

談英國自由。僕人很快學會誰喝波特酒、誰只喝法國酒，誰嘴上說「隨便」其實什麼都不隨便。

一個名叫湯姆的年輕僕役有次在服務走道裡低聲說：「樓上的先生們每天都在救英國。」

資深男僕問：「救得怎樣？」

「看起來很餓。」

兩個人忍著笑，把下一道菜端出去。

也正是在這種既嚴肅又普通的生活裡，理查開始和肯特討論英國賢人殿（Temple of British Worthies）。

不是一次坐下列十六個名字。

那份名單改了很多次。

第一張紙上有莎士比亞、洛克、牛頓、培根。理查寫到阿爾弗雷德大帝時，停筆很

久。肯特在另一張紙上畫半圓形壁龕，忽然說：「你缺了一個。」

「誰？」

「沃波爾。」

理查看他。

肯特面無表情。

「放最外面。讓大家知道反例長什麼樣。」

理查先是沒反應，接著笑得整張桌子都震了一下。

「不行。」

「為什麼？」

「我不想讓他在我的花園裡活那麼久。」

真正讓肯特意外的，是理查堅持加入仍然活著的約翰·巴納德爵士（Sir John Barnard）。

「死人比較安全。」肯特說。

「所以活人比較有用。」

「你知道百年後若有人看這排人，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影射誰。」

理查把羽毛筆放下。

「那就更好。」

肯特皺眉。

「好在哪裡？」

「如果碑文只能靠沃波爾才成立，那只是私人怨恨。要是沃波爾死了，話還成立，那才值得刻在石頭上。」

這句話安妮後來聽見了。

她沒有稱讚丈夫，只問：「女人呢？」

理查指著伊莉莎白一世。

「有。」

「一個。」

「她很重要。」

「我沒說她不重要。我說只有一個。」

理查沉默。

安妮把名單放回桌上。

「別擔心，我不是要替你重新排英國歷史。我只是提醒你，你們男人談『國家』時，常常剛好忘記一半的人。」

她起身離開。肯特等門關上，才很小聲地說：「我喜歡她。」

理查看他一眼。

「我沒有問。」

1737 年，威爾斯親王腓特烈

(Frederick, Prince of Wales) 的馬車來到斯托。

他和父親喬治二世關係惡劣，這件事全英國都知道。反對派當然知道得更清楚。一個和國王不合的王位繼承人，對所有想像下一個時代的人來說都太方便了。

斯托那天從清晨就開始失去平靜。

廚房裡有人因魚晚到罵人；馬廄換掉一匹脾氣不好的馬；園丁沿主要路線撿了一遍落枝。湯姆被安排在園路間跑消息，管家只給他一句指示：「殿下轉過南側時，你去友誼神殿那邊。」

「如果他們走快了呢？」

「你跑快一點。」

「如果改路呢？」

管家看著他。

「那你祈禱。」

王子來到英國賢人殿前，真的停了很久。

「所以這些人都值得被記住？」他問。

「我認為是。」理查說。

腓特烈指著阿爾弗雷德大帝。

「好國王？」

「非常好。」

「那我父親呢？」

四周忽然安靜得能聽見鞋底壓碎石子的聲音。幾位隨從同時把視線移向完全不值得研究的樹。

理查沒有立刻回答。

腓特烈先笑了。

「科巴姆，你的花園比你本人勇敢。」

「殿下，我只是讓石頭說話。」

「石頭不用領俸祿，也不用怕被撤職。」

「正是它們的優點。」

王子大笑。

那天晚上的酒喝得比原先計畫多。皮特一直想把王子拉進政治話題，王子卻突然對一匹馬更感興趣；格倫維爾不知為什麼和李特爾頓為法國人爭了起來。理查坐在壁爐前看著他們，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滿足。

不是因為他相信這群人會照自己的想法走。

恰恰相反。

安妮端著杯子站到他旁邊。

「你在笑什麼？」

「我沒有。」

「你有。」

理查看著房裡那些年輕人。

「我只是想到，沃波爾把我趕出去，結果我這裡反而比以前更熱鬧。」

安妮也看了一會。

「別高興太早。你養的是狼，不是雕像。」

「很好。」

「狼長大會咬人。」

「我希望他們先去咬沃波爾。」

安妮喝了一口酒。

「你總是假設狼會照你的順序。」

友誼神殿（Temple of Friendship）的構想就是在這些年裡慢慢成熟的。

它不是一個為了「象徵友誼」而突然出現的建築項目。它先是一種需求：斯托已經有太多政治談話找不到合適的房間。主宅太正式；花園太公開；書房又總有人進出。理查想要一個可以讓客人坐久一點、喝酒、把門關起來，甚至吵架都不必擔心被整個宅邸聽見的地方。

肯特把草圖攤開時，理查先問的不是立面。

「下面能放酒嗎？」

肯特抬頭。

「能。」

「多少？」

「你是要蓋神殿還是酒窖？」

「兩個都要。」

安妮後來看見圖，說得更直接。

「政治酒館。」

「是神殿。」

「下面有廚房和酒窖。」

「文明需要酒。」

「那女人呢？」

理查看向她。

安妮往草地另一端指了一下。

「你和你的自由先生們有地方躲，我也要一間。」

他原本以為她在開玩笑。

她沒有。

之後女士神殿真的出現在另一端。第一次和幾位女友坐進去喝茶時，一位夫人透過窗看著遠處的友誼神殿。

「他們又在做什麼？」

安妮說：「拯救英國。」

「每天都救？」

「週末比較嚴重。」

幾個女人一起笑。

笑聲隔著草地傳不到另一座神殿。

這倒很適合斯托。男人在一邊談自由，女人在另一邊談男人。僕役在兩邊之間送酒、送茶、送煤、送信。園丁修路。廚房生火。洗衣女工處理桌布上昨晚留下的酒漬。

政治從來沒有離開生活。

它只是很擅长假裝自己比較高。

第三章 神殿之間的孩子

1738 年九月，斯托出現一個完全不懂政治的人。

理查和安妮的女兒艾莉莎白

(Elizabeth) 出生了。

兩人結婚已經二十多年。那些年裡，關於孩子的希望來過，也消失過。等到這個女嬰真的被抱進房間，理查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後退半步。

安妮躺在床上，臉色仍很蒼白。

「你怕什麼？」

「我沒有。」

「那抱她。」

理查伸手時，兩臂僵得像要接一件會爆炸的東西。

「肩膀放鬆。」安妮說。

「我很放鬆。」

「你現在像在檢閱她。」

理查低頭。嬰兒皺著臉，打了一個很小的哈欠。

「她很醜。」

安妮瞪他。

「新生兒都這樣。」

「妳剛才也覺得。」

「我沒有。」

「妳有。」

兩個人壓低聲音吵了半分鐘，最後一起笑。

孩子長大一點後，斯托出現了理查完全無法控制的新動線。

艾莉莎白不走肯特設計的路。她穿過草地，追狗，坐在最不適合坐的台階上。英國賢人殿對她毫無教育作用。她不知道洛

克是誰，也不在乎阿爾弗雷德大帝。下雨時，她只是把那排偉人當成躲雨的地方。

有一天，她拿著半塊餅乾坐在伊莉莎白一世的胸像下面。理查看見，皺眉。

「不要坐那裡。」

「為什麼？」

「那不是椅子。」

「可是可以坐。」

理查一時找不到反駁的方法。

安妮在後面說：「她贏了。」

「她三歲。」

「所以你更應該覺得丟臉。」

那幾年，理查的政治生活沒有變安靜。皮特來得更頻繁，斯托的名聲也更大。可是

孩子讓整座園子忽然多了一層理查從沒打算設計的用途。

極樂園可以玩捉迷藏。橋下可以找鴨子。友誼神殿的台階適合讓女僕替她綁鞋帶。那些原本用來講自由、美德、國家歷史的建築，對一個孩子來說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有一次，皮特正在湖邊和理查爭論外交。皮特越講越快，手杖差點打到旁邊灌木。艾莉莎白從後面跑來，拉住父親衣角。

「爸爸，來。」

「等一下。」

「現在。」

皮特停下來。

理查看他：「你笑什麼？」

「我只是第一次看見有人可以命令你。」

理查低頭看女兒。

「她沒有軍職可以被撤。」

皮特大笑。

理查最後還是跟女兒走了。

政治等了十分鐘。

這十分鐘後來誰也不會寫進議會紀錄，卻比很多演說留得久。

1742 年二月，沃波爾終於離開政府。

消息抵達斯托時，幾位客人正在用晚餐。

有人立刻叫人開酒。皮特的臉亮起來，像戰爭真的勝利了。

「你等這一天等了九年。」他對理查說。

理查把酒倒進杯子。

「所以呢？」

「你看起來像只是等到晚餐。」

「你以為一個人走了，政治就會突然變乾淨？」

「至少是開始。」

理查笑了一下。

「每一代年輕人都喜歡把『開始』說得很便宜。」

皮特不服。

「那你到底想要什麼？」

理查往窗外看。夜色裡只剩幾個神殿的輪廓。

「我想知道我們反對的是一個人，還是一種做事的方法。」

「有差嗎？」

「如果只是沃波爾，那今晚喝完就可以退休。如果不是，你最好把酒喝慢一點。」

晚餐散去後，理查沒有立刻上樓。他去女兒房裡看了一眼。艾莉莎白已經睡著，一隻手伸在被子外面。

他站在門口很久。

當年被撤軍職時，他以為自己最想要的是有一天看沃波爾離開。

現在那一天真的到了，卻顯得比想像中小。

幾個月後，艾莉莎白死了。

她還不到四歲。

斯托第一次失去聲音。

不是完全安靜。廚房仍然生火，馬還是要餵，客房仍有人換床單。可是所有人走路變輕，門被關得更慢。僕人說話時會先看一下走廊另一頭。

安妮幾乎不出房門。

理查每天出去走。

不是因為他比較能承受，而是因為屋裡每一個小東西都有孩子用過的痕跡。花園反而殘忍得比較遠。

有一天，他走到英國賢人殿。

雨剛停。胸像額頭上都有一層薄水。

他站在那裡，第一次覺得那些碑文非常吵。

阿爾弗雷德的法律。伊莉莎白的榮光。牛頓的智慧。莎士比亞的名聲。

所有人都在說什麼值得後世記住。

理查突然只想知道，一個不到四歲的孩子應該被放在哪一個壁龕。

遠處，年輕園丁蘭斯洛特·布朗

（Lancelot Brown）原本正要過來報告工程。他看見主人，停住了。

理查沒有招手。

布朗也沒有走近。

兩個人隔著一段濕草站了很久。

最後布朗轉身離開。

那一天，沒有人談樹，也沒有人談土。

晚上安妮進書房時，理查還在看政治信件。

她走過去，把手壓在紙上。

「夠了。」

「我還沒看完。」

「英國明天還會在。」

理查抬頭。

安妮的眼睛很紅。

「她不會。」

他把手放開。

很久之後，安妮說：「我有時候很討厭這座花園。」

理查沒有問為什麼。

「每一條路都還是原來那條路。她跑過的地方也都還在。」

「我知道。」

「我不想搬走。」

「我知道。」

「我只是討厭它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理查看向窗外。

「它不知道。」

「嗯。」

他伸手握住她的手。

兩人沒有再說話。

有些東西沒有神殿可以代表。

第四章 讓土地說謊

蘭斯洛特·布朗來到斯托時，沒有任何人叫他「潛能」布朗。

他只是園藝團隊裡一個年輕人，話不算多，至少和皮特相比，幾乎像沒有話。

理查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他，是因為布朗站在一處剛完成的植栽前，把幾棵樹全否定了。

「為什麼？」理查問。

布朗指向遠處。

「擋住了。」

「擋住什麼？」

「以後會看見的東西。」

理查皺眉。

「現在那裡什麼都沒有。」

「所以現在最好改。」

理查看著他。

「你叫什麼？」

「布朗，先生。」

「你一直都這麼少話？」

「如果樹放對地方，就不用說太多。」

理查笑了。

第二天，樹被移走。

布朗和肯特不同。肯特像畫家，想讓人走進一幅構圖。布朗每天則要面對泥、雨、牲畜、工人的工資和主人臨時改變的主意。他知道一條彎路從紙上看很漂亮，真正下雨時卻可能變成泥溝；他也知道某一棵樹十年後會長到多大，知道一片草坡若排水不好，冬天會像爛掉的地毯。

他慢慢升上總園丁。

1744 年，他在斯托那座古老教區教堂和布麗姬特·韋耶特（Bridget Wayet）結婚。

婚後第一個冬天，布麗姬特坐在廚房邊，看丈夫把靴子上的泥刮掉。

「你每天到底在做什麼？」她問。

「工作。」

「我知道你工作。我問你工作是什麼。」

布朗想了想。

「把不對的地方改到看不出改過。」

布麗姬特盯著他。

「這是我聽過最糟的職業解釋。」

布朗笑了一下。

「那妳問得不好。」

她把抹布丟給他。

「先把泥擦乾淨。這個至少看得出來。」

斯托那時正在從肯特式的風景一步步走向更大的尺度。道路不只要彎，視線不只要藏。理查和布朗站在一處坡上時，布朗忽然說：「這裡可以是一整片谷。」

理查往下看。

「本來就有谷。」

「不夠。」

「你想怎樣？」

布朗蹲下，抓一把土，讓土從指間掉下去。

「那邊削低。這邊放緩。樹不要排。讓眼睛以為地自己這樣長。」

理查沉默。

「要挖多少？」

布朗說了一個數字。

理查轉頭看他。

「你瘋了。」

「可能。」

理查又看向谷地。

過了一會，他說：「那就做。」

希臘谷（Grecian Valley）的工程真正開始後，理查很少再用「自然」這個詞。

自然不會每天發工錢。

工人拿鏟子、手推車和馬，一點一點搬走大量泥土。後來估算約兩萬四千立方公尺。數字寫在紙上很整齊，真正放到地上，是成千上萬次彎腰、推車、打滑、重新起身。

湯姆早已不再是那個替王子跑消息的小僕人。他轉到園地工作，肩膀變寬，對主人

那些「看起來沒有做過」的要求也多了自己的理解。

某天下午，他和同伴推著一車土往上。

同伴喘著氣說：「你知道最後要變成什麼嗎？」

「什麼？」

「要讓人看不出我們挖過。」

湯姆停下來，回頭看滿坡裸土。

「那我們乾脆晚上做。」

兩人笑得車子差點翻掉。

布朗正好從後面走來。

「很好笑？」

湯姆立刻站直。

「沒有，先生。」

布朗看了看泥車。

「如果要翻，往那邊翻。那裡還要填。」

說完就走。

兩人愣了幾秒。

同伴低聲問：「他剛才是不是在開玩笑？」

湯姆說：「我不知道。這種人最危險。」

這些年裡，斯托一邊挖土，一邊繼續談政治。

艾莉莎白死後，理查的脾氣變得更難預測。有時他一整天不說話；有時因一棵樹的位置發很大的火。安妮沒有再勸他「放下」。她知道那種話沒有用。

有一天，理查和布朗走到希臘谷工地。兩人站了很久。

「你覺得看起來自然嗎？」理查問。

布朗說：「還不像。」

「我花這麼多錢，就換來你一句『還不像』？」

「先生要我說真話。」

理查本來要發火，最後只是踢了一下腳邊的土。

「肯特會先說一段義大利的故事。」

「我沒去過義大利。」

「我知道。」

「所以省時間。」

理查笑了。

那是艾莉莎白死後很久，他第一次在園地裡真的笑。

布朗沒有因為這件事變得更會聊天。他只是繼續工作。

有時候悲傷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旁邊有一個人不急著把它變成某種意義。

第五章 花園開始不屬於他

到了 1740 年代中期，斯托已經不是一個只有受邀客人才知道怎麼看的私人園子。陌生人開始來。

有牧師、律師、商人、外國旅人，也有那種單純聽說「所有人都去過」所以非去不可的人。入口附近早已有新驛站旅店

（New Inn）讓人停馬、吃飯、住宿。僕役開始習慣在沒有主人陪同的情況下，指著某條路說：「從那裡走會到極樂園。」

理查一開始不喜歡。

他看見一群陌生人在英國賢人殿前吃東西，臉色非常難看。

安妮問：「怎麼了？」

「他們在那裡吃麵包。」

「那裡不能吃？」

「那是——」

「神聖的自由？」

理查看她。

安妮忍著笑。

「你把花園打開給人看，就不能規定每個人都用你的腦子看。」

這句話後來變得更真實。

1744 年，班頓·西利（Benton Seeley）的斯托導覽開始出版。理查第一次拿到印刷版時，從頭翻到尾，臉色越看越怪。

「怎麼？」安妮問。

「有人把我的花園解釋給我聽。」

「很好。你有時候也需要。」

「這裡寫得太明白。」

安妮愣了一秒，然後笑出聲。

「你花二十年怕別人看不懂，現在又嫌人家看懂？」

「有些東西應該自己發現。」

「陌生人沒有義務先讀懂你腦子裡每一個羅馬人、希臘人和被你討厭的首相。」

她把書拿過去翻了幾頁。

「而且這樣比較公平。」

「哪裡公平？」

「你終於不能控制每個人怎麼走。」

理查不喜歡這句話。

所以他知道安妮大概說對了。

他原本想把斯托變成一種政治語言；結果語言一旦被別人學會，就開始說出他沒有準備好的句子。

有人只喜歡湖。

有人覺得某座神殿很醜。

有人根本不在意沃波爾，只覺得那條彎路走起來舒服。

孩子會在最嚴肅的雕像前追逐。情侶會在講美德的地方接吻。僕人知道最適合偷懶的樹蔭，園丁知道哪一座象徵自由的建築冬天最難修。

理查慢慢接受一件事：花園活起來之後，就不再完全屬於設計它的人。

這大概也是他多年來一直談的自由，最令人不舒服的一面。

1749 年，理查的身體明顯衰退。

他仍會出去看工程。舊傷、年齡和長年政治生活慢慢追上來。有次他站在希臘谷邊，看著草坡已經開始把工程痕跡蓋掉。

「你做到了。」他對布朗說。

布朗望著遠處。

「還沒。」

「你永遠都這樣？」

「樹還會長。」

「所以？」

「今天對，十年後可能就擋住。」

理查笑了一聲。

「政治也一樣。」

布朗沒有接。

過了一會，理查忽然說：「你應該出去。」

布朗轉頭。

「去哪？」

「別人的莊園。」

「先生，我在這裡有工作。」

「我知道。我是在叫你帶著工作出去。」

「為什麼？」

理查看著他。

「因為你已經開始知道我哪裡做錯了。」

布朗像沒料到這句話，沉默了一會。

「先生有很多地方做錯。」

理查大笑，笑到咳嗽。

「很好。出去以前先學會少說一點。」

九月，理查在斯托去世。

那天並沒有下戲劇性的雨。

宅邸裡的消息傳得很快，又很慢。先是管家知道，然後幾個資深僕人知道，再來廚房停了一下。有人被派去找安妮。有人騎馬去園地找布朗。

安妮坐在丈夫房裡。

桌上有還沒收走的信、眼鏡和一支筆。她看了很久，沒有碰。

窗外草地往遠處延伸。友誼神殿還在。英國賢人殿還在。那些理查曾用來諷刺別人、說服別人、取悅朋友的石頭都照常站著。

安妮沒有覺得安慰。

至少那一天沒有。

幾天後，她走到女士神殿。

遠處的友誼神殿看起來很小。

有人問她是否要回屋。

「等一下。」

她坐了一會。

很多年前，她曾笑那些男人週末拯救英國。現在那些週末已經結束了。

她忽然想到，理查最終也沒有把斯托變成一座紀念自己的花園。

他太忙著拿別人的名字來說話。

也許這反而比較像他。

第六章 離開的人

理查死後，蘭斯洛特·布朗又留了兩年。

這時外面的地主已經開始找他。他看一片地時，總會說那裡還有「潛能

（capability）」。後來這個詞跟著他，變成一個幾乎比本名更有名的稱呼。

1751年，他決定離開斯托。

離開前一天，布麗姬特和他走了一圈。孩子走不遠，最後由保母先帶回去。夫妻兩人沿著草坡慢慢走。

「你會想念這裡嗎？」布麗姬特問。

「會。」

「哪一部分？」

「工作。」

「你這個回答很無聊。」

布朗想了想。

「教堂。」

「因為我們在那裡結婚？」

「嗯。」

「這還可以。」

走過一段坡地時，布朗忽然停下。

他盯著遠處一棵樹。

布麗姬特立刻抓住他袖子。

「不要。」

「我只是看。」

「你明天就走了。」

「我知道。」

「讓下一個人煩惱。」

布朗又看幾秒，最後真的走了。

這個小小的放棄，大概是他離開斯托最困難的一部分。

之後幾十年，他改造兩百多座英國莊園。湖泊變得彎曲，草地一路伸到屋前，樹成群而不是排隊，邊界被藏起來。很多後來人眼中「本來就這麼自然的英國鄉間」，其實是大量設計與工程共同做出的結果。可是斯托一直不一樣。

這裡不是他被請來留下簽名的作品，而是他真正領薪水、結婚、養孩子、和工人吵架、在雨裡看排水、看著一個難相處的主人把政治塞進土地裡的地方。

他在這裡先替別人的想法挖土。

後來才替自己的名字造風景。

而斯托本身也沒有停在理查死去的那一年。

後代繼續擴建，繼續花錢，繼續把家族地位往更高處推。爵位變大，宅邸變大，債也變大。那些當年用來談美德、自由、好統治的神殿，慢慢站在一個財務越來越失控的家族世界裡。

這不是理查能預見的諷刺。

但斯托最終連這份諷刺也保存了下來。

尾聲 四十天

1848 年，距離理查去世將近一百年，斯托再次擠滿陌生人。

這一次，他們不是來看花園。

第二代白金漢暨錢多斯公爵欠下約一百五十萬英鎊債務。債權人接管資產，佳士得拍賣持續四十天。

四十天足以讓一個家變成很多人的東西。

家具貼上編號。畫從牆上卸下。書被裝箱。銀器稱重。房間裡原本彼此呼應的物件，一件一件失去關係，只剩尺寸、來源和價錢。

友誼神殿裡那些曾代表理查政治圈的胸像，也成了可以搬走的東西。

一名搬運工和同伴抬下一尊胸像。

「這誰？」同伴問。

「不知道。」

「看起來很重要。」

搬運工看了一眼標籤。

「今天每個重要的人都有價錢。」

兩人把石像放進木箱。

沒有人需要知道，一百年前這些臉曾在酒窖上方看著皮特、格倫維爾、王子和一群自以為能改變國家的男人喝酒、吵架、笑。

拍賣結束後，房子沒有倒。

花園也沒有消失。

它們只是慢慢失去原來的連結。道路長過頭，樹遮住視線，建築受損，某些神殿只剩殘片。主宅後來成為學校。保存者再拿

著舊圖、版畫、信件和早期導覽，一點一點尋回那些被時間蓋掉的關係。

這件事本身很像斯托。

理查曾希望讓一條路不直接給答案；兩百多年後，人們真的必須重新找路。

他曾把自由、美德、友誼、英國歷史和私人怨氣全放進同一片土地，彷彿相信思想只要變成石頭，就能比政治人物活得更久。

某種程度上，他是對的。

沃波爾離開政府了。皮特與格倫維爾後來成為他們自己的歷史，也犯了他們自己的錯。王子沒有成為國王。理查、安妮、肯特、布朗都死了。

石頭還站著。

但石頭也沒有替任何人保證勝利。

它們只是留下問題。

一個人失去權力之後，還能做什麼？

他可以寫信，可以結盟，可以等待下一次選舉，也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挖掉一整座山坡，讓一條路繞遠一點，讓一尊古代英雄隔著水看向一排英國人，讓一座酒窖上方的房間被叫作友誼神殿。

然後等別人來。

別人可能懂。

也可能完全不懂。

這就是他最終無法控制的部分。

也是整座花園真正活下來的原因。

史實與小說說明

本小說以第一代科巴姆子爵理查·坦普爾、安妮·哈爾西·坦普爾、威廉·肯特、蘭斯洛特·布朗、威廉·皮特、喬治·格倫維爾、威爾斯親王腓特烈等真實人物，以

及斯托的反對派政治活動、英國賢人殿、友誼神殿、女士神殿、希臘谷、1742 年沃波爾下台、1749 年科巴姆去世、1751 年布朗離開斯托與 1848 年大拍賣等史實為骨架。私人對話、日常互動、僕役角色、人物內心與部分場景銜接屬文學重建；科巴姆夫婦女兒艾莉莎白的出生與幼年去世有家族紀錄，其生活細節則為合理想像。